成大中文學報　第四十七期
2014 年 12 月　頁 181-208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沈義甫（沈義父）的生平考

平塚順良*

摘　要

本文運用各種地方志，考證南宋《樂府指迷》作者沈義甫（沈義父）的生平事蹟，主要根據明人莫旦《(弘治）吳江志・鄉賢》、宋人沈義甫〈皇宋進士耕閒孫先生墓誌銘〉、清人倪師孟《(乾隆）震澤縣志》等未受關注或少有人關注的史料進行考論。文中分前中後三期：首先，論證沈義甫的家世、登科中舉、生卒年、及與吳文英等人會遇的相關事由；其次，考述白鹿洞書院的沿革，並由山長派任的情形、知會吳文英的時地等線索，推論沈義甫出任白鹿洞書院山長的時間；第三，補述沈義甫致仕後於故鄉震澤建義塾、明教堂和三賢祠的具體時間和事蹟，及與鈕氏為通家、歿後受奉於鄉賢祠等記載，而今《(弘治）吳江志》存有其圖像。由此對蔡嵩雲〈沈義父小傳〉進行詳實的考訂補正。

關鍵詞：沈義甫、沈義父、樂府指迷、白鹿洞書院、吳文英

* 日本立命館大学衣笠総合研究機構専門研究員。

A Research of Shen Yi-fu's Life Story

Hiratsuka Noriyoshi
Senior Researcher, the Kinugasa Research Organization,
Ritsumeikan University

Abstract

We conducted a research to investigate the life story of Shen Yi-fu, the writer of *Yuefu Zhimi*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by using some less popular local records such as *Wujiang local chronicles (Hongzhi) -Elite* written by Mo Dan, (Ming Dynasty), *the epitaph of Sun Geng-xian,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in the highest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Song Dynasty* written by Shen Yi-fu (Song Dynasty), *Zhenze local chronicles* (*Qianlong*) written by Ni Shi-meng (Qing Dynasty), and etc. Firstly, we discussed his family background, academic background (passing the provinc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of Song Dynasty), birth and death date, and his association with Wu Wen-ying. Secondly, we inspected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Bailudong Academy. We deduced his duration of being th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ion by studying the rule of director nomination as well as the meeting time and venue with Wu Wen-ying. Finally, we studied some stories happened after his retirement and back to his hometown, Zhenze,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free schools, school for him to give lectures, Mingjiaotang, and ancestral hall (Sanxianci), association with the Niu's to be family friends, and being worshiped in the local elite ancestral hall after his passing. In fact, his picture can be found in *Wujiang local chronicles* (*Hongzhi*). In conclusion, what we have done will serve as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for *The biography of Shen Yi-fu* by Cai Song-yun.

Keywords: Shen Yi-fu, *Yuefu Zhimi*, Bailudong Academy, Wu Wen-ying

沈義甫（沈義父）的生平考

平塚順良

一、前言

本文將要論及其生平的沈義甫，在明萬曆年刊本《花草粹編》附刻本之後的《樂府指迷》各版本中，均記為「沈義父」，並被沿用至今。但是，我們將要介紹到的以明代莫旦的《（弘治）吳江志》為首的地方志，通常都將其記錄為「沈義甫」。這些地方志此前較少被研究者關注，而我們認為其在提供可靠傳記資料方面很有價值。弘治刊《吳江志》比萬曆刊《花草粹編》出版時期更早，因此「沈義甫」之記錄比「沈義父」更早出現。而且我們將要介紹的沈義甫撰寫的〈昭靈侯廟記〉、〈皇宋進士耕閒孫先生墓誌銘〉中也是記錄為「沈義甫」。獨有《樂府指迷》記為「沈義父」，疑父字始於《花草粹編》附刻本《樂府指迷》的訛舛。[1]因此拙稿將依照《（弘治）吳江志》等之標記「沈義甫」進行論考。[2]

沈義甫的《樂府指迷》和張炎的《詞源》並稱為南宋末元初的兩大詞論。關於張炎的傳記，馮沅君的〈張玉田年譜〉[3]、吳則虞的〈玉田年表〉[4]等已做過一定程度的研究。但是，沈義甫的生平，除在蔡嵩雲的〈沈義父小傳〉（以下簡稱〈小傳〉）中略有記載外，其他並不明確。〈小傳〉內容例舉如下：

1 《樂府指迷》各版本，都從《花草粹編》附刻本出。唐圭璋〈樂府指迷序〉云：「宋沈義父樂府指迷凡二十八則，附刻花草粹編卷首。四庫全書本、四印齋所刻詞本、百尺樓叢書本皆從此出。」見氏編：《詞話叢編》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77。

2 張于忻：《樂府指迷研究》（臺北：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所碩士論文，2003），第貳章〈樂府指迷作者與版本考證〉，頁 13。關於沈義甫與沈義父的問題，根據《廣韻》進行考論，說「父和甫發音相同，而且義同為男子美稱」，因為資料不足，不能斷定甫與父哪字對。張文未參考《（弘治）吳江志》〈皇宋進士耕閒孫先生墓誌銘〉等重要資料。

3 馮沅君：〈張玉田年譜〉，《馮沅君古典文學論文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0），頁 437-451。

4 吳則虞：〈玉田年表〉，收入南宋・張炎：《山中白雲詞》（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155-162。

> 沈義父，字伯時，一字伯齋，震澤人（一作吳江人）。嘉熙元年，以賦領鄉薦，為南康軍白鹿洞書院山長，舉行朱子學規。致仕歸，建義塾，立明教堂講學，學者稱為時齋先生（見翁校本跋，稱據《江南通志》及《蘇州府志》、《吳江縣志》）。生平篤學好古，以程朱為歸。又嘗造三賢祠，以祀王先生蘋、陳先生長方、楊先生邦弼，為鄉後學矜式（見陳校本後序、稱據邑志儒林門）。著有《時齋集》、《遺世頌》、《樂府指迷》。其《時齋集》、《遺世頌》均失傳（並見翁校本跋）。遭宋亡國，隱居不仕，以遺民終。[5]

上述〈小傳〉所據資料僅為翁校本跋、陳校本後序二種。而翁校本跋、陳校本後序分別指《樂府指迷》附錄的翁大年、翁棨的〈翁校本舊跋〉和陳去病的〈百尺樓叢書後序〉。[6]

蔡嵩雲氏原本難得一見的文獻現在也變得較易獲得，在此情況下，使我們可以由此獲知〈小傳〉中未曾記錄的沈義甫的生平，而且還可借此參校〈小傳〉的謬誤之處。本文將利用地方志，討論沈義甫的生平及其家世，並在言及其周邊人物的同時，對〈小傳〉做些補正。

二、關於莫旦《（弘治）吳江志》的記載

明・莫旦《（弘治）吳江志・鄉賢》（以下簡稱《莫志》）裡的〈沈義甫傳〉，記載了眾多歷來不為人知的事情，而且是現在可以看到的資料中最早的沈義甫傳，先將全文引用如下：

> 宋南康山長時齋先生，沈公義甫，字伯時，號時齋，震澤鎮人。少以文鳴，嘉定十六年（1223）領鄉薦，仕至南康軍白鹿洞書院山長，舉行朱文公學規。致仕歸，建義塾于震澤鎮，講學以淑後進。又以震澤乃王蘋、陳長方、楊邦

[5] 蔡嵩雲：〈沈義父小傳〉，收入南宋・張炎、沈義父著，夏承燾注，蔡嵩雲箋釋：《詞源注・樂府指迷箋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頁 89。

[6] 翁大年、翁棨：〈翁校本舊跋〉和陳去病：〈百尺樓叢書後序〉收於《樂府指迷》附錄，分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 1 冊，頁 285-286。

> 弼居游之地，建三賢祠以奉之。年七十八，以疾終。有《遺世頌》、《時齋集》，刊行于世。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教諭陳祐又繪公像于學云。按楊維楨撰〈鈕麟墓誌〉云，公祖號梅山與邑大儒時齋沈義甫，為斯文通家。義甫之祖儼與郡之文正范公，為同年進士。抑其源委有所自來。又讀先生撰〈昭靈廟記〉，其〈迎饗送神詞〉，不減昌黎之蕉黃荔丹也。[7]

《莫志・沈義甫傳》末尾的「蕉黃荔丹」指韓愈〈柳州羅池廟記〉中「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8]沈義甫的〈昭靈廟記〉（包含不亞於韓愈之作的〈迎饗送神詞〉在內）在《全宋文》中題名為〈曹昭靈侯廟神應記〉[9]，是以明・錢穀的《吳都文粹續集》卷 16 為底本的。[10]《全宋文》並沒有參照《莫志・集文》的〈昭靈侯廟記〉，兩版本間的文字亦有出入。在此，我們暫且不談沈義甫的生平，先以《莫志・集文》為底本，介紹一下〈昭靈侯廟記〉的內容。

昭靈侯指唐太宗的第十四子曹王李明，曾任吳郡刺史，在吳郡有其祠廟。至於沈義甫作〈迎饗送神詞〉的理由，下文中有記載：

> 歲在丙子，大兵南征，民相率禱於祠下。王陰有以相之，他境則遭焚燬，惟此方晏然無虞。里人思所答揚保護之庥者，備極其至。顧惟廟貌所在迫窄傾欹，非所以彰神威而酬貺也。於是鄉老周得華等，捐金穀為東西兩社，首倡廣而新之。大家富民從而樂助。經始于丁丑之春，落成於戊寅之夏。……。余鄉震澤，至雙溪纔五六里，市皆火毀。而昭靈一祠，巋然存於烈焰之中。民居之附麗者，得獨免焉。方此敬異，而邑士潘庚金，以廟記為請。余仰王之靈，欽王之德久矣。不敢以謏陋辭，乃為之述其梗概，著之金石，以傳永久。因作〈迎饗送神詞〉，俾鄉人歌以侑祭焉。[11]

---

7 明・莫旦：《（弘治）吳江志・鄉賢》，收入《中國史學叢書》3 編第 4 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卷 9，頁 347-348。以下簡稱《莫志》。

8 唐・韓愈：〈柳州羅池廟記〉，《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第 3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卷 31，頁 210。

9 南宋・沈義甫：〈曹昭靈侯廟神應記〉，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 344 冊（上海、合肥：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頁 399-400。

10 明・錢穀：《吳都文粹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8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卷 16，頁 396-397。

11 《莫志・集文》，卷 14，頁 559-562。《莫志》之〈昭靈侯廟記〉和《全宋文》之〈曹昭靈侯廟神應

由廟記最後的「至元十七年夏五月既望，時齋沈義甫撰」，我們可知，至元 13 年（1276）丙子，企圖統一南北的元軍進軍南宋首都臨安，昭靈侯廟及其周邊因昭靈侯顯靈而免於戰火。為感謝神靈加護，眾鄉賢於是募集喜捨改建昭靈侯廟。沈義甫於至元 17 年（1280）同〈昭靈侯廟記〉一起作〈迎饗送神詞〉，以祭祀昭靈侯。以下引用〈迎饗送神詞〉，詞云：

帝子降兮涇渭之渚，朱雨旛兮為吳邦主。
仁聲演迤兮實惠溥，去之六百載兮威靈猶故。
疫癘驅兮禱而暘雨，生我父子兮長我黎黍。
籤卜錫兮若相告語，夢寐接兮如目斯覩。
干戈擾攘兮室多毀，蒙王之庥兮家安堵。
民思報德兮闢神宇，牲腊酒馨兮蘋藻盈俎。
黃髮兒齒兮式歌且舞，靈旂央央兮儼其來下。
祐吾人兮永為恃怙，千秋萬祀兮廟食茲土。[12]

以上是至今未受關注的關於沈義甫的傳記資料及其作品。接下來我們將根據《莫志》中沈義甫的傳記來考證他的家世和生平。

三、沈義甫的家世

〈小傳〉中沒有關於沈義甫家世的記載，但是，在《莫志・沈義甫傳》中看到這樣的記載「義甫之祖儼和郡之文正范公為同年進士」。此「文正范公」當指范仲淹，字希文，謚文正。關於進士及第的年份，歐陽脩〈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

記〉的文字異同如下：《全宋文》作「思所」為「思以」。「廟貌」少「貌」字。作「周得華」為「周德華」。作「至雙溪」為「去雙溪」。作「方此敬異」為「莫不敬異」。作「余仰王之靈」為「予仰王之靈」。作「譖陋」為「譖淺」。作「因作迎饗送神詞，俾鄉人歌以侑祭焉」為「因作迎享送神詞以畀鄉人，俾歌以侑祭焉」。

12 《莫志》之〈迎饗送神詞〉和《全宋文》的異同如下：《全宋文》作「猶故」為「如故」。作「黍」為「禾」字。作「擾攘」為「搶攘」。作「按堵」為「安堵」。《莫志》的「黍」字屬「餘」字的誤刻。

道碑銘并序〉中有「祥符八年（1015）舉進士」的記載。[13]和范公為同年進士的「沈儼」，當是范仲淹〈寧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以下略稱〈沈君墓誌銘〉）中所弔人物：

> 吳興郡太守滕侯，下車求故同年沈兄之家，得諸孤，問其墳墓，曰貧未之葬。滕侯傷之，乃謀于僚屬，卜善地，揀良日，其禮悉備。以寶元三年（1040）二月某日，葬于德清縣之永和鄉大壯嶺。君諱嚴，字叔寬，世為本郡人。……。曾祖諱規，祖諱廷誨，父諱延岫，皆隱而不仕。叔寬幼負器識，服親之教，宗經屬文，有聲于江表。大中祥符七年（1014）秋，郡國敦遣，首送于禮部。明年春，禮部較天下之才，奏叔寬第四人。天子命試于庭，中甲科，除南康軍判官。三載有善績，改宣城節度掌書記。國家興山澤之利，主計等薦君洪州武寧之茗局，外臺上請兼領本邑事，朝廷從之。既而吏畏其廉，民愛其慈，君子謂之善政。餘杭郡榷酤，歲金二十萬貫，為諸郡之劇。主計又奏君尸之，三年而還。會故參政蔡公居守南都，以同年之游，惜其沈俊，辟為留守推官。其年秋七月，以疾終於官所，享年五十。……。三子，曰祁曰郜曰郁，並從儒學，必有立者。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經，次女未笄。[14]

〈沈君墓誌銘〉中的「沈嚴」和《莫志》中的「沈儼」與范仲淹為同年進士，因此我們推測兩者應為同一人，儘管後者多了人字旁。接下來我們首先依據〈沈君墓誌銘〉，就「沈嚴」展開論述。

雖說是沈義甫之祖，但沈嚴為大中祥符 8 年（1015）進士，因此可以推斷此人並非祖父，而是祖先。據此墓誌銘記載，沈嚴有祁、郜、郁三子。但是此後沈氏家譜並不明瞭。

南宋・談鑰《（嘉泰）吳興志・賢貴事實下・德清縣》中出現沈嚴之名，所載內容和上文引用墓誌銘的內容幾乎相同。關於沈嚴一族，還可以看到以下名字：

> 沈琯，字次律。嚴之族人。父彥明，叔彥聲皆登第。琯少游學，深於春秋。

[13] 北宋・歐陽脩：〈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并序〉，《歐陽文忠公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第 49、5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卷 20，頁 171-174。

[14] 北宋・范仲淹：〈寧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范文正公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第 45 冊，卷 12，頁 103-104。

> 為文章尚氣節，尤好吟詠。後至燕雲提舉。……。子正度今為郎。
>
> 沈與求，字必先。琯之從弟。中何栗榜第，為杭州儀。……。
>
> 沈介，字德和。彥聲之孫。年十八，登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科，除祕書省正字。後為中書舍人。……。[15]

其中，沈與求在《宋史》卷 372 中有傳。[16]可以說沈義甫出自科舉及第人才輩出的名門。上述內容為已知曉的沈義甫的家世狀況。下章將詳細介紹沈義甫本人的生平。

四、沈義甫的生平（一）——到和吳文英的相會為止

首先從明晰沈義甫的生卒年開始。據前文《莫志・沈義甫傳》的記述可知，沈義甫享年 78 歲。而作〈昭靈侯廟記〉在至元 17 年（1280），因此此時他還健在。

《莫志・沈義甫傳》云「嘉定十六年（1223）領鄉薦」。而在〈翁校本舊跋〉裡，翁大年根據《江南通志》、《蘇州府志》、《吳江縣志》則認為沈義甫「嘉熙元年（1237），以賦領鄉薦」。且〈小傳〉亦襲此說。但是，《（乾隆）江南通志》[17]、明・盧熊《（洪武）蘇州府志》[18]中未見記載。《（同治）蘇州府志・人物三十一・吳江縣》云：「嘉定中，領鄉薦。」[19]明・徐師曾等《（嘉靖）吳江縣志・科第表》（以下簡稱《徐志》）中云，嘉定 15 年壬午（1222）沈義甫為舉人。[20]同書《文苑傳》中云：「嘉定中，

---

15 南宋・談鑰：《（嘉泰）吳興志・賢貴事實下・德清縣》，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 17，頁 4827。

16 《宋史・沈與求列傳》載：「沈與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累遷至明州通判。」見元・脫脫等撰：《宋史・沈與求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372，頁 11541-11543。

17 清・黃之雋等撰：《（乾隆）江南通志》，收入《中國省志彙編之一》（臺北：華文書局，1967）。

18 明・盧熊：《（洪武）蘇州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432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19 清・馬桂芬等撰：《（同治）蘇州府志・人物三十一・吳江縣》，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 9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卷 104，頁 651。

20 明・徐師曾等：《（嘉靖）吳江縣志・科第表》，收入《中國史學叢書》3 編第 4 輯，卷 21，頁 1151。以下簡稱《徐志》。

義甫以家學領鄉薦，名列第五，為南康軍白鹿洞書院山長。」[21]由此可知沈義甫在解試中居第五位。清・倪師孟等《(乾隆)震澤縣志・科第》(以下簡稱《倪志》)云，沈義甫是嘉定 15 年壬午（1222）的舉人。[22]宮崎市定《科舉》書中指出南宋末的解試為三年一度，於子年、卯年、午年、酉年舉行[23]，《徐志》、《倪志》等所述嘉定 15 年壬午的舉人當是可信的。

另外，《宋史・選舉志二》中云：

> 凡童子十五歲以下，能通經作詩賦，州升諸朝，而天子親試之。[24]

如上所述「十五歲以下當應試童子科」。[25]沈義甫在嘉定 15 年(1222)已超過 16 歲，因此當於開禧 3 年（1207）前出生。且於至元 17 年（1280）執筆〈昭靈侯廟記〉，此時尚在 78 歲以前，因此，他的出生不能追溯到嘉泰 3 年（1203）前。

綜上所述，沈義甫當於嘉泰 3 年（1203）至開禧 3 年（1207）間出生，嘉定 15 年（1222）16 歲至 20 歲間成為舉人，卒於至元 17 年（1280）到至元 21 年（1284）間。補充一點，沈義甫字伯時，按伯仲叔季的順序，該為長子。

其他的事蹟又是如何呢？《莫志・沈義甫傳》中言沈義甫「少以文鳴」，並且留下相關逸聞趣事。在較晚出現的資料，清・梁章鉅《巧對錄》卷 8 中記載：

> 沈義甫八歲時。其師命對云，綠水本無憂因風皺面。沈對云，青山原不老為雪白頭。[26]

可見沈義甫幼時便擅文辭。另外，沈義甫《樂府指迷》第一則中云：

> 余自幼好吟詩。壬寅秋，始識靜翁於澤濱。癸卯，識夢窗。暇日相與倡酬，

---

21 《徐志・文苑傳》，卷 25，頁 1311。

22 清・倪師孟等：《(乾隆）震澤縣志・科第》，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 23 冊，卷 13，頁 121。以下簡稱《倪志》。

23 〔日〕宮崎市定云：「鄉試は、三年に一回、子年、卯年、午年、酉年ごとに擧行されることが法令で定められており、その期間もあらかじめ指定されている。」見氏著：《科擧》(東京：中央公論社，1963)，頁 57。

24 元・脫脫等撰：《宋史・選擧志二》，卷 156，頁 3653。

25 〔日〕荒木敏一云：「十五以下は、童子科に應ずべきものとされた。」見氏著：《宋代科擧制度研究》(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69)，頁 80。

26 清・梁章鉅：《巧對錄》，《楹聯叢話・續話・巧對錄》(臺北：廣文書局，1978)，卷 8，第 14 葉右。

率多填詞，因講論作詞之法。[27]

據如上記載，沈義甫於淳祐 2 年（1242）壬寅識遇靜翁，即翁元龍；淳祐 3 年（1243）癸卯識遇夢窗，即吳文英，相互吟誦和詞。

靜翁為翁元龍的說法，見朱孝臧《夢窗詞集小箋》中的〈解語花（處靜）〉，其云：

> 《絕妙好詞箋》，翁元龍，字時可，號處靜，句章人。《浩然齋雅談》，時可與吳君特為親伯仲，作詞各有所長。世多知君特，而知時可者甚少。按沈義父《樂府指迷》，壬寅秋，始識靜翁於澤濱。癸卯，識夢窗。亦連舉之。靜翁疑即處靜。[28]

夢窗指吳文英，字君特，號為夢窗。夏承燾〈吳夢窗繫年〉中推定吳文英生於慶元 6 年（1200）。[29]若從此說，較之年紀，則沈義甫年輕數歲。〈吳夢窗繫年〉進一步云，嘉定 10 年（1217）的科舉及第者翁逢龍為長男、吳文英為次男、翁元龍為三男，此三者為兄弟。[30]吳文英的吳姓，有兩種說法。一是吳文英曾被收為養子；另一種是吳文英母親出生卑寒，未被冠翁姓。村上哲見〈吳夢窗詞論〉中有詳細論述。[31]

沈義甫和翁元龍初識於澤濱。此澤濱當指震澤水邊。[32]翁元龍淳祐 2 年（1242）的詳細行蹤，我們未得而知。但吳文英淳祐 3 年（1243）往返於蘇杭間的事蹟我們則可根據〈吳夢窗繫年〉確定，而〈吳夢窗繫年〉是依據吳文英的詞作所推論的。[33]綜上所述，沈義甫在淳祐 3 年（1243）居住在位於蘇杭間的故鄉震澤，并通過翁元龍結識其兄吳文英。

---

27 南宋・沈義甫：《樂府指迷》，第 1 則，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 1 冊，頁 277。

28 清・朱孝臧：《夢窗詞集小箋》，《彊村叢書》第 6 冊（臺北：廣文書局，1970），頁 4080-4081。

29 夏承燾：〈吳夢窗繫年〉，《夏承燾集》第 1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頁 455。

30 夏承燾：〈吳夢窗繫年〉，《夏承燾集》第 1 冊，頁 455-456。

31 〔日〕村上哲見：〈吳夢窗詞論〉，《宋詞研究南宋篇》（東京：創文社，2006），頁 131-158。

32 「震澤」見《莫志・沈義甫傳》，卷 9，頁 347。關於「震澤之濱」的用例如下：北宋・葛勝仲〈贈深老〉詩云：「折床學子壓如雲，卷席歸棲震澤濱。」見《丹陽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27 冊，卷 21，頁 623。南宋・曾幾〈曾宏甫分餉洞庭柑〉詩云：「黃柑送似得嘗新，坐我松江震澤濱。」見《茶山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36 冊，卷 6，頁 527。

33 《夢窗詞》的繫年至今未有定論，然對於夢窗此時往來於蘇杭，基本上具有一定的共識。如孫虹、楊雪：〈吳夢窗年譜〉，《詞學》26（2011.12），頁 279-283。

沈義甫在《樂府指迷》第五則中評吳文英：

夢窗深得清真之妙。其失在用事下語太晦處，人不可曉。[34]

張炎《詞源》以姜夔詞為理想詞，沈義甫《樂府指迷》則褒譽周邦彥（字清真）的詞。關於這點，松尾肇子〈《詞源》和《樂府指迷》〉中有詳細論述。[35]例如，《樂府指迷》第二則云「凡作詞，當以清真為主。」[36]沈義甫將吳文英置於周邦彥後繼者之位，此評價可謂高矣。此外，吳文英贈送給沈義甫的詞有〈江南好（友人還中吳，密圍坐客，杯深情浹，不覺沾醉。越翼日，吾儕載酒問奇字，時齋示江南好詞，紀前夕之事，輒次韻）〉、〈永遇樂（探梅，次時齋韻）〉、〈聲聲慢（和沈時齋八日登高韻）〉3 首。[37]

五、沈義甫的生平（二）——白鹿洞書院的山長

《莫志・沈義甫傳》中記載沈義甫為南康白鹿洞書院山長。南宋・孫銳撰，趙時遠輯《孫耕閒集》[38]中收孫銳的詩〈上元夜送沈伯時赴南康山長〉：

34 南宋・沈義甫：《樂府指迷》，第 5 則，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 1 冊，頁 278。

35 〔日〕松尾肇子：〈《詞源》と《樂府指迷》〉，《詞論の成立と發展——張炎を中心として》（東京：東方書店，2008），頁 26-54。

36 南宋・沈義甫：《樂府指迷》，第 2 則，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 1 冊，頁 277-278。

37 三首詞分別見南宋・吳文英著，吳蓓箋校：《夢窗詞彙校箋釋集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頁 416、506、625。

38 南宋・孫銳撰，趙時遠輯：《孫耕間集》，收入清・韓泰華輯：《玉雨堂叢書》第 1 集（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無出版項）。玉雨堂叢書本《孫耕間集》中附有翁大年的父親翁廣平的識語，其云：「孫耕閒先生集，得自烏鎮鮑淥飲孝廉家。其附載墓誌，知先生實係咸淳十年（1274）甲科。從前作志諸公俱未見過，故多聚訟耳。此集詩雖收拾于散佚之餘，而我里人得之，當如珍寶也。按此中〈石湖別墅〉詩，收入於顧棠厓《宋人名賢小集》。《平望志》中，有〈元真釣磯歌〉及〈重建殊勝寺記〉與〈鶯湖說〉，當補入。嘉慶甲戌歲（1814）二月十七日，翁廣平識」。可見，鮑廷博舊藏的《孫耕閒集》先經翁廣平手，而韓泰華翻刻的翁廣平增補本，則為玉雨堂叢書本《孫耕閒集》。所謂的《宋人名賢小集》當指南宋・陳起輯，清・顧修重輯：《（讀畫齋重刻）南宋群賢小集》（日本立命館大學高木文庫所藏，無出版項）。但是，《（讀畫齋重刻）南宋群賢小集》中並未收錄〈石湖別墅〉詩。

十載從游吾道南，山齋苜蓿淡于甘。飛魚想得三台兆，侍雪空餘□丈函。席冷幾番馴白鹿，羅傳此夜賦黃柑。太平不日經筵召，好把鱗書早晚探。[39]

詩中指出沈義甫早年追隨孫銳讀書的情形，此時將赴白鹿洞書院山長，想必不久將受詔經筵講論經史，給予極高的期許。另外，《孫耕閒集》的卷頭附錄沈義甫的〈皇宋進士耕閒孫先生墓誌銘〉一文，《全宋文》中並未收入。現將此長文引用如下，以供參考：

皇宋進士耕閒孫先生墓誌銘

鄉進士授江西南康軍白鹿洞書院山長學生沈義甫篹文

奉議郎知本縣主管勸農公事兼督平望弓手寨軍正周申書丹

朝散大夫權理絳州醴泉觀徐寧篆蓋

有宋德祐三年（1277）五月十六日，耕閒孫先生卒于洞庭。明年正月既望，厝於桑磐先塋之傍。孤子灝奔，號重繭，訴余曰，先子幽德卓行，久固益彰。亦惟二三兄弟親炙而能之。敢丐數語。托諸他山之石。義甫先世，知先生名，踰年命執經而問業焉。通家世誼，千秋以之，復何敢辭。乃按其狀而志之。先生姓孫氏，諱銳，字穎叔。耕閒其別號也。其先出自吳大帝之系。祖炳有隱君子行，父挺以布衣與討虜功，授秉義郎。即世居吳江之平望里。先生幼穎悟，博學能文，年十六領鄉貢，以詿誤不第。勒歸故里，益肆力于墳典，勵志修行，不求聞達。居父母喪，能以孝聞。嘉定九年（1216），詔舉天下知名俊彥賢良文學之士。先生應有司薦。上親臨軒試策，裒然冠多士。凡五上春官，登咸淳十年王龍澤榜進士，授盧州僉判。將行，聞元人分道南侵，兵火不絕。警時樞臣相國皆以怠緩惑上意。先生即掛冠東歸，嘆曰，國事不可知矣。閒與一二親識托洞庭之西林，漁人牧豎皆呼為孫先生。或杖藜鋤畝，手中書卷不輟，吟其句調。任天而動，比古之接輿漢陰老人。文多散佚不傳。

[39] 第四句云，沈義甫在孫銳門下致力於學問，「侍雪」據元・脫脫等撰：《宋史・楊時列傳》云：「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卷 428，頁 12738。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全宋詩》卷 322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以北京圖書館藏南宋・孫銳撰，趙時遠輯：清抄本《孫耕閒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2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為底本，「侍」字作「待」字。文中□為原缺，關於缺字，《禮記・曲禮上》有「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見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 2，頁 1239。推測□當缺「一」字。

> 居久之，有詔起集賢院學士承旨。先生以疾終。其天年時已七十九歲矣。夫人某氏以孝謹稱。男灝習儒業。嗚呼先生，清白家風，知幾掛冠。（下缺）[40]

德祐 2 年（1276）5 月，恭宗投降元軍，改元景炎。孫銳享年 79 歲，卒於德祐 3 年，相當於元至元 14 年、南宋景炎 2 年（1277）。以此卒年類推，孫銳當生於慶元 5 年（1199）。只是，如此一來，孫銳領鄉貢時年 16 歲，當爲嘉定 7 年（1214），而舉行解試的年份則應為嘉定 6 年癸酉（1213），出現矛盾。清・翁廣平《平望志・隱逸・孫銳傳》，以〈皇宋進士耕閒孫先生墓誌銘〉為參考，將卒年修正為德祐 2 年（1276）。[41]如翁廣平所述，孫銳生於慶元 4 年（1198），卒於德祐 2 年（1276）的說法可避免此矛盾。

綜上述，孫銳年長沈義甫 5 歲至 9 歲左右。《孫耕閒集・趙時遠序》中云：「予忝世誼，知之深。因搜輯其遺稿。……至元十八年（1281）辛巳七月，漸磨野老趙時遠無近父書。」[42]可知，至元 18 年（1281）趙時遠輯孫銳之作，編成《孫耕閒集》一書。且《孫耕閒集》中收作品題為〈登古驛樓，望玄真子昇仙處，愴然有懷。同趙無近、沈伯時、法安住持分賦〉。由此可見，孫銳、趙時遠、沈義甫三人曾有直接關聯。

關於白鹿洞書院的緣起，南宋・呂祖謙〈白鹿洞書院記〉有詳細記載：

> 淳熙六年（1179），南康軍秋雨不時，高卬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視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廢於南唐，其事至鮮淺。……。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屋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旨，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乃屬軍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某記其成。[43]

---

[40] 南宋・孫銳撰，趙時遠輯：《孫耕閒集》，附錄沈義甫〈皇宋進士耕閒孫先生墓誌銘〉。收入清・韓泰華輯：《玉雨堂叢書》第 1 集。又見《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20 冊，頁 161。

[41] 清・翁廣平：《平望志・隱逸・孫銳傳》，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 13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卷 8，頁 132。

[42] 南宋・孫銳撰，趙時遠輯：《孫耕閒集・趙時遠序》，收入清・韓泰華輯：《玉雨堂叢書》第 1 集。又見《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20 冊，頁 161。

[43] 南宋・呂祖謙：〈白鹿洞書院記〉，《呂東萊先生文集》，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 74 冊（臺北：新

朱熹被任命為知南康軍期間，為復興白鹿洞書院可謂功不可沒。此書院與朱熹淵源頗深，《莫志・沈義甫傳》中云，沈義甫曾「舉行朱文公之學規」。此學規指《宋史・朱熹列傳》所載「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44]，作為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而廣為人知，朱文云：「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引《孟子・滕文公上》之語為始，並以「為學之序」、「修身之要」、「處世之要」、「接物之要」為之續。[45]而明・李夢陽《白鹿洞書院新志》、明・鄭延鵠《白鹿洞志》、明・周偉等《白鹿洞書院志》、明・李應昇《白鹿書院志》、清・毛德琦《白鹿書院志》中並未看到有關沈義甫的記載。[46]

〈皇宋進士耕閒孫先生墓誌銘〉中載：「鄉進士授江西南康軍白鹿洞書院山長學生沈義甫篹文」，可知沈義甫是以舉人（鄉進士）的身分被任命為白鹿洞書院山長的。此外，《莫志・沈義甫傳》中載：「仕至南康軍白鹿洞書院山長，……致仕歸。」由此可知任官山長是朝廷的旨意。

李才棟在《白鹿洞書院史略》討論南宋後期書院設官問題時認為，由朝廷任命書院山長的例子出現在理宗期（1225-1264）後半期，並從《宋史》、《宋元學案》、地方志中舉實例考證。[47]但是，朝廷任命白鹿洞書院山長的例子，僅舉《（同治）星

文豐出版，1985），卷 6，頁 419。

44 元・脫脫等撰：《宋史・朱熹列傳》，卷 429，頁 12753。

45 南宋・朱熹：〈白鹿洞書院揭示〉，《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第 58、59 冊，卷 74，頁 1372。

46 明・李夢陽：《白鹿洞書院新志》、明・鄭延鵠：《白鹿洞志》、明・周偉等：《白鹿洞書院志》、明・李應昇：《白鹿書院志》、清・毛德琦：《白鹿書院志》，並收入白鹿洞書院古志整理委員會整理：《白鹿洞書院古志五種》（北京：中華書局，1995）。

47 李才棟：〈南宋後期書院設官問題〉，《白鹿洞書院史略》（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9），頁 81。另外，《白鹿洞書院史略》中並舉出幾個山長任官的事例，如元・脫脫等撰：《宋史・湯漢列傳》載：「淳祐間（1241-1252），湯漢曾『差信州教授兼象山書院長』。」卷 438，頁 12975。又《（同治）南安府志・府秩官表》載：「寶祐間（1253-1258）南安軍學教授薛正己兼周程書院（後改名道源書院）山長。」見清・石景芬等撰：《（同治）南安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第 84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卷 8，頁 130。又《宋元學案・北山四先生學案》載：「景定四年（1263）詔命何基為『添差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見清・黃宗羲：《宋元學案》（臺北：世界書局，1983），卷 82，頁 1545。

子縣志・選舉志・歷朝進士・端宗》中「郭炳文，仕國子典薄、白鹿洞山長」一例。[48]

事實上在理宗前期階段，白鹿洞書院已經出現朝廷任命山長的例子。嘉定 16 年（1223）進士俞誠一至端平 2 年（1235）為白鹿洞書院山長。此事在南宋・方逢辰《蛟峰文集・宋知郡寺丞俞公行狀并銘》中有記載：

> 公舊諱忱一（上字本從言從成）。後改公明。字則明。為君避也。……。十六年升舍，尋擢上第，調昭武教官。寶慶甲申（1224），龍飛循修職郎。旋居雲巖公。憂服闋，以慶覃轉文林郎。再調和州教官。兩易南康兼白鹿洞書院山長。……。二年鶴山魏公視師江上。聞公而羅之幕。[49]

俞誠一的前任張洽，紹定年間（1228-1233）以布衣身分成為白鹿洞書院山長。這在《宋史・張洽列傳》中有記載：「時袁甫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鹿洞書院廢弛，招洽為長。……學興，即謝病去。」[50]袁甫於紹定年間任提點江東刑獄，此事可由南宋・真德秀的〈紹定江東荒政錄序〉確定，〈紹定江東荒政錄序〉云：「紹定中，鄮山袁侯，自衢梁守，為江東常平使者。既又直寶章閣提點本道刑獄兼常平事。」[51]可以說俞誠一是朝廷任命為白鹿洞書院山長的第一人。

《宋史全文・理宗景定三年》云：「乙亥，廣西經略朱禩孫，申增築四城，內包學舍，添置書院。乞照白鹿洞例，錫名仍置山長一員。詔以宣城書院為額。」[52]可見朝廷任命書院山長的制度始於白鹿洞書院，並以此為規範推廣用於其他書院。時始於理宗期（1225-1264）後半。

沈義甫於故鄉震澤知會翁元龍、吳文英是在淳祐 2 年（1242）、3 年（1243）。沈義甫作為俞誠一的後任成為由朝廷任命的白鹿洞書院山長，淳祐 2 年（1242）前

---

48 清・曹徵甲等撰：《（同治）星子縣志・選舉志・歷朝進士・端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第 18 冊，卷 9，頁 254。

49 南宋・方逢辰：〈宋知郡寺丞俞公行狀并銘〉，《蛟峰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7 冊，卷 7，頁 578-580。

50 元・脫脫等撰：《宋史・張洽列傳》，卷 430，頁 12787。

51 南宋・真德秀：〈紹定江東荒政錄序〉，《真文忠公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第 69 冊，卷 29，頁 457-458。

52 元・闕名：《宋史全文・理宗景定三年》，《宋史資料萃編》第 2 輯《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卷 36，頁 2719。

也許曾致仕歸故鄉震澤。另外一種可能性便是淳祐 3 年（1243）以後被授豫白鹿洞書院山長。由孫銳〈上元夜送沈伯時赴南康山長〉詩可知，沈義甫在故鄉震澤度過正月十五日上元節後，赴任白鹿洞書院山長。因此，前者的話，沈義甫赴任山長至少在俞誠一辭去山長的第二年，也就是端平 3 年（1236）。後者則在沈義甫於淳祐 3 年（1243）遇見吳文英之後。且互相吟詩作詞，探討詞論，為《樂府指迷》的問世創造了契機。考慮到沈義甫與吳文英的交流，沈義甫當在淳祐 3 年（1243）後暫留震澤。

據前文所引〈宋知郡寺丞俞公行狀并銘〉，俞誠一卒於寶祐元年（1253）癸丑，享年 67 歲[53]，任白鹿洞書院山長時當過不惑之年。雖不能一概而論，但被任命為山長的人一般趨於年長者居多。[54]如，元・吳師道《敬鄉錄》卷 11 中所記的時少章，字天彝，寶祐癸丑（1253）年近六旬進士及第，「初授麗水縣主簿，用薦改授婺州添差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未幾改南康學教授兼白鹿洞書院山長。」[55]

沈義甫在淳祐 3 年（1243），年 37 歲至 41 歲時遇吳文英。考慮到年紀因素，沈義甫出任山長當在和吳文英相識之後的可能性較大。

六、沈義甫的生平（三）——致仕以後

關於沈義甫在震澤建義塾的時期的事蹟，《莫志・沈義甫傳》僅云「致仕歸，建

53 關於俞誠一的卒年，〈宋知郡寺丞俞公行狀并銘〉云：「寶祐癸丑……言訖而逝，蓋二月之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七。」見南宋・方逢辰：《蛟峰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7 冊，卷 7，頁 580。

54 山長合適人選的指標之一便是年長。如元・闕名：《宋史全文・理宗景定四年》云：「五月辛丑，都省言，婺州布衣何基、建寧府布衣徐幾，皆得先儒理學之傳，年高德劭，隱居丘園。詔基、幾各補迪功郎，基特添差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幾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卷 36，頁 2725-2726。又如南宋・王柏〈何北山先生行狀〉云：「得年八十有一，生於淳熙之戊申十月己卯，終於咸淳戊辰十二月乙未。」見南宋・何基：《何北山先生遺集・附錄》，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 65 冊，卷 4，頁 108-110。由此可知，何基出任山長為景定 4 年（1263），時 76 歲。

55 元・吳師道：《敬鄉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51 冊，卷 11，頁 372。

義塾於震澤鎮」，而《倪志・儒林》中云：

> 寶祐元年（1253），建義塾，立明教堂。講學以淑後進。又於堂東為祠以祀王蘋，配以門人陳長方、楊邦弼，號三賢堂（《徐志》云，建明教堂，以祠三賢，誤。此從《莫志》。建之年，則見《木香張氏族譜》）。[56]

此處《倪志》所用略稱與拙論相同。《莫志》指莫旦《（弘治）吳江志》，《徐志》指徐師曾等《（嘉靖）吳江縣志》。

關於《木香張氏族譜》，《浙江家譜總目提要》[57]、《中國家譜綜合目錄》[58]中未見記載，原本也無法確認。但是，清・金之俊〈木香張氏族譜序〉在《金文通公集》卷 2 中可見，其云：「傑五世孫，士能名恆。游震澤鎮，學有文名，購室讀書。追念先人手澤，移植木香于庭。張氏之以木香名自是始。」[59]可見，「木香張氏」之名開始於張恆購居於震澤之時。另外，《倪志・園第》中云：

> 舍人孫紹雲官至侍郎，祿稍厚，乃即故居北，增建定軒。購太湖石數十枚，疊為桃源洞。又于鎮西三里許，築水桃源洞，亦以太湖石為之。……。其居並歸倪氏。倪氏後，復歸於張氏。寶祐元年（1253），山長沈義甫，即鎮西水桃源洞立義塾，以處生徒。建明教堂，以講學。又建三賢祠，以為學者瞻仰。[60]

這個「舍人」指的是楊邦弼。倪氏之後繼承楊邦弼故地的是木香張氏恆。因沈義甫開義塾、建明教堂和三賢祠的所在地是與「木香張氏」有關聯的水桃源洞，《木香張氏族譜》中記載其建造年代便不足為奇。

明・王鏊等《（正德）姑蘇志・壇廟下》中亦云：「三賢祠在震澤鎮。宋寶祐癸丑，邑士沈義甫立祀王蘋、陳長方、楊邦弼，今廢。」[61]可知義塾、明教堂、三賢

56 《倪志・儒林》，卷 17，頁 168。

57 程小瀾主編：《浙江家譜總目提要》（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58 朱振華等編輯：《中國家譜綜合目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59 清・金之俊：《金文通公集・木香張氏族譜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92 冊，卷 2，頁 642-643。

60 《倪志・園第》，卷 8，頁 82-83。

61 明・王鏊等著：《（正德）姑蘇志・壇廟下》，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26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卷 28，頁 410。

祠建於寶祐元年（1253）癸丑。也即沈義甫 47 歲至 51 歲前後的事蹟。沈義甫最晚也於寶祐元年（1253）前致仕歸故鄉震澤，因曾任白鹿洞書院山長而得到鄉人的愛戴，此後著手於開義塾、建三賢祠之事。

《莫志・沈義甫傳》中載「至元二十八年（1291），教諭陳祐又繪公像於學云」，而先前所引《倪志・儒林》中云：

> 元初，陞義塾為儒學，後教諭陳祐又繪義甫像於學云（《張氏族譜》云，陳祐於學宮旁立義甫祠）。[62]

《木香張氏族譜》中有陳祐建沈義甫祠廟的記述。《倪志・壇廟祠・三賢祠》中記載：

> 宋寶祐元年（1253），邑人沈義甫建。元至元中，設教諭以主祠事。二十八年（1291），教諭陳祐又立義甫像于別室。末年，燬于紅巾。里人沈善長遷之思范橋之東。明天順中廢。嘉靖十五年（1536），太學生沈嘉猷重建于普濟寺東。[63]

沈義甫卒後的 7 年或 11 年，在三賢祠的別室建其祠，學堂中亦描有肖像。但是《（洪武）蘇州府志・祠祀》中僅云：「震澤鎮學先賢祠，著作王公蘋、教授陳公長方、中書楊公邦弼」[64]，其中並沒有提及到沈義甫。元末紅巾之亂以後，有關沈義甫的祭祀便絕跡了。

順便一提，先前引用的《（正德）姑蘇志》中云三賢祠「今廢」。據《倪志・壇廟祠・三賢祠》，三賢祠毀於天順年間（1457-1464），重建於嘉靖 15 年（1536）。正德年間（1506-1521）正好時處天順與嘉靖之間。據此可知《倪志》與《（正德）姑蘇志》的記述相吻合。《莫志・圖像》中載〈鄉賢祠諸公像〉[65]，此鄉賢祠中並列張翰、顧野王、陸龜蒙等吳江歷代名家，沈義甫亦位列其中，其中錄有肖像（參照圖

62 《倪志・儒林》，卷 17，頁 168。

63 《倪志・壇廟祠・三賢祠》，卷 6，頁 65。

64 明・盧熊：《（洪武）蘇州府志・祠祀》，卷 15，頁 582。

65 《莫志・圖像・鄉賢祠諸公像》，卷 1，頁 54-55。

版）。

《莫志・沈義甫傳》說，元・楊維楨〈鈕麟墓誌〉中云：「公祖，號梅山，邑之大儒時齋沈義甫為斯文之通家。」但《東維子文集》[66]、《全元文》[67]中並未收錄〈鈕麟墓誌〉，依拙稿目前所見也尚未能有所發現。關於鈕麟，《元詩選・癸集》[68]中雖有簡略說明，但《莫志・薦舉》中的記述較詳，現引用如下：

> 鈕麟，字伯時，十九都麻溪人。……。麟幼穎異不凡，為僧名廷珣，有詩名，趙松雪、貫酸齋、廉蘓林、鄧巴西諸公，皆稱賞之。延祐中游京師，有高昌顯宦布怛實理者一見愛之，因己子不祿，羅致為養子，更名紐兀彝，返初服。蔭北津口羊馬司提舉，參遼東行省省掾，除翰林編修。贈其父月磵為清隱處士。……。至元初，陞嘉興路達魯花赤，卒於臨清。[69]

《莫志》中所載鈕麟，元延祐年間（1314-1320）至後至元年間（1335-1340）活躍於官場，其父為鈕月磵。明・張昶《吳中人物志・逸民》中云：「鈕月磵。世居吳江麻溪。少習舉子業，入元遂隱不仕。延祐四年賜謚清隱處士。」[70]也許鈕梅山便是鈕麟的祖父。據〈鈕麟墓誌〉，鈕家與沈家在鈕梅山和沈義甫時已經結誼。

七、結語

根據以上考證，現列沈義甫事蹟的簡略年譜如下表[71]：

---

66 元・楊維楨：《東維子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第 79 冊。

67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 41、42 冊（江蘇：鳳凰出版社，2004）。

68 清・顧嗣立編：《元詩選・癸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 799。

69 《莫志・薦舉》，卷 10，頁 371-372。

70 明・張昶：《吳中人物志・逸民》，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97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卷 9，頁 743。

71 沈燕傑：《樂府指迷研究》（無錫：江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0），第一章〈關於沈義父的生平〉；和沈燕傑：〈沈義父任白鹿洞書院山長問題考辨〉，《大眾文藝》2（2010.1），頁 138。考論沈義甫的生平。但是這兩篇文章皆未參考《莫志》、《孫耕閒集》等重要資料，本文對此稍有補正。沈文認為沈義甫生於嘉定（1208-1224）年間，而筆者考證為嘉泰 3 年（1203）到開禧 3 年（1207）

年號（西曆）	年齡	事蹟
從　嘉泰 3 年（1203） 至　開禧 3 年（1207）		出生
嘉定 15 年（1222）	16～20 歲	鄉試第五
淳祐 2 年（1242）	36～40 歲	震澤遇翁元龍
淳祐 3 年（1243）	37～41 歲	震澤遇吳文英
從　淳祐 4 年（1244） 至　淳祐 12 年（1252）	38～42 歲 46～50 歲	以舉人身分任白鹿洞書院山長 致仕歸震澤
寶祐元年（1253）	47～51 歲	開義塾、建明教堂 建三賢祠，祀王蘋、陳長方、楊邦弼
景炎 2 年（1277）	71～75 歲	〈皇宋進士耕閒孫先生墓誌銘〉
至元 17 年（1280）	74～78 歲	〈昭靈侯廟記〉
從　至元 17 年（1280） 至　至元 21 年（1284）		卒於 78 歲
至元 28 年（1291）		教諭陳祐祀沈義甫於三賢祠別室 學堂有沈義甫肖像

本文運用前人較少關注的各種地方志，推論出沈義甫的家世和生平，在確定其生卒年代及就任白鹿洞書院山長時間方面可以說是一種進步。雖然仍留有許多不明瞭之處，但仍對關於沈義甫之研究有所補正。我們知道，沈義甫的《樂府指迷》和張炎的《詞源》對後世的詞論展開影響頗深。張炎生於淳祐 8 年（1248），而據我們考證，沈義甫較之年長 40 餘歲，因此，我們可以說沈之《樂府指迷》應早於張之《詞源》，這為詞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考據成果。此外，介紹了《全宋文》未收錄的〈皇宋進士耕閒孫先生墓誌銘〉，以資參考。最後，我們將簡單追溯沈義甫的生平以結束此文。

沈義甫，字伯時，號時齋。江蘇震澤鎮人。祖先沈嚴為大中祥符 8 年（1015）進士。其一族為科舉及第者輩出的名門望族。沈義甫生於嘉泰 3 年（1203）至開禧

之間。特別是關於沈義甫任職白鹿洞書院山長的時間，沈文認為大概是景定年間（1260-1264）之事，即認為在開義塾、建明教堂、建三賢祠之後，沈義甫才就任白鹿洞書院山長。但《莫志・沈義甫傳》云：「致仕歸，建義塾于震澤鎮」，可看出應是沈義甫任白鹿洞書院山長在先，開義塾、建明教堂、建三賢祠在後。張于忻：《樂府指迷研究》第貳章〈樂府指迷作者與版本考證〉也考論了沈義甫的生平，亦沒有參考《莫志》、《孫耕閒集》等重要資料。在推斷沈義甫的生卒年間時，張文認為是在南宋寧宗（1195-1224）至元世祖（1215-1294）期間，區間範圍太廣，對此拙稿有進一步的推進研究，生卒年間都縮短至五年。另外，沈張二位學者及其他學界前輩皆未考證過沈義甫的家世，拙稿在此方面似有創新。

3 年（1207）間。嘉定 15 年（1222），未及弱冠中舉人。淳祐 2 年（1242）、3 年（1243）結交翁元龍、吳文英，賦詩填詞。此過程加深了沈義甫對詞論的理解，此後成書《樂府指迷》。沈義甫在遇見吳文英的淳祐 3 年（1243）後不久，以舉人身分出任南康軍白鹿洞書院山長，實施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理念。致仕後於寶祐元年（1253）在故鄉震澤開義塾、建明教堂，致力於後進培養的同時，建三賢祠祀王蘋、陳長方、楊邦弼。晚年曾被邀請撰寫廟記，確立了其在當地的名士地位。卒於元統一南北後的至元 17 年（1280）至 21 年（1284）間，享年 78 歲。卒後被祀於三賢祠的別室和鄉賢祠。有著作《遺世頌》《時齋集》等，今皆不傳。

引用書目

一、原典文獻

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0。

唐‧韓愈：《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第 3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北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第 4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北宋‧葛勝仲：《丹陽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2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北宋‧歐陽脩：《歐陽文忠公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第 49、5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南宋‧方逢辰：《蛟峰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南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第 58、5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南宋‧何基：《何北山先生遺集》，收入於《叢書集成新編》第 65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

南宋‧呂祖謙：《呂東萊先生文集》，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 74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

南宋‧真德秀：《真文忠公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第 6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南宋‧陳起輯，清‧顧修重輯：《（讀畫齋重刻）南宋群賢小集》，日本立命館大學高木文庫所藏，無出版項。

南宋‧曾幾：《茶山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3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南宋‧談鑰：《（嘉泰）吳興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

1990。

南宋・吳文英著，吳蓓箋校：《夢窗詞彙校箋釋集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南宋・沈義父：《樂府指迷》，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

＊南宋・孫銳撰，趙時遠輯：清抄本《孫耕閒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2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南宋・孫銳撰，趙時遠輯：《孫耕閒集》，收入清・韓泰華輯：《玉雨堂叢書》第 1 集。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無出版項。

南宋・張炎、沈義父著，夏承燾注，蔡嵩雲箋釋：《詞源注・樂府指迷箋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南宋・張炎：《山中白雲詞》，北京：中華書局，1983。

元・吳師道：《敬鄉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5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元・楊維楨：《東維子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第 7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元・闕名：《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明・王鏊等撰：《（正德）姑蘇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26、27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明・李夢陽：《白鹿洞書院新志》，收入白鹿洞書院古志整理委員會整理：《白鹿洞書院古志五種》，北京：中華書局，1995。

明・李應昇：《白鹿書院志》，收入白鹿洞書院古志整理委員會整理：《白鹿洞書院古志五種》，北京：中華書局，1995。

明・周偉等：《白鹿洞書院志》，收入白鹿洞書院古志整理委員會整理：《白鹿洞書院古志五種》，北京：中華書局，1995。

＊明・徐師曾等撰：《（嘉靖）吳江縣志》，收入《中國史學叢書》3 編第 4 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明・張昶：《吳中人物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97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

＊明・莫旦：《（弘治）吳江志》，收入《中國史學叢書》3 編第 4 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明・鄭延鵠：《白鹿洞志》，收入白鹿洞書院古志整理委員會整理：《白鹿洞書院古志五種》，北京：中華書局，1995。

明・盧熊：《（洪武）蘇州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432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明・錢穀：《吳都文粹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85、138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清・毛德琦：《白鹿書院志》，收入白鹿洞書院古志整理委員會整理：《白鹿洞書院古志五種》，北京：中華書局，1995。

清・石景芬等撰：《（同治）南安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第 84、85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

清・朱孝臧：《夢窗詞集小箋》，《彊村叢書》第 6 冊，臺北：廣文書局，1970。

清・金之俊：《金文通公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92、139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清・馬桂芬等撰：《（同治）蘇州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 7-10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清・翁廣平：《平望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 13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清・倪師孟等撰：《（乾隆）震澤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 23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清・梁章鉅：《楹聯叢話・續話・巧對錄》，臺北：廣文書局，1978。

清・曹徵甲等撰：《（同治）星子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第 18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

清・黃宗羲：《宋元學案》，臺北：世界書局，1983。

清・黃之雋等撰：《（乾隆）江南通志》，收入《中國省志彙編之一》，臺北：華文書局，1967。

清・顧嗣立編：《元詩選・癸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1997-2005。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合肥：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二、近人論著

朱振華等編輯：《中國家譜綜合目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李才棟：《白鹿洞書院史略》，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9。

沈燕傑：《樂府指迷研究》，無錫：江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0。

沈燕傑：〈沈義父任白鹿洞書院山長問題考辨〉，《大眾文藝》2（2010.1），頁 138。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

夏承燾：《夏承燾集》第 1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孫虹、楊雪：〈吳夢窗年譜〉，《詞學》26（2011.12），頁 261-300。

張于忻：《樂府指迷研究》，臺北：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所碩士論文，2003。

馮沅君：《馮沅君古典文學論文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0。

程小瀾主編：《浙江家譜總目提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日〕村上哲見：《宋詞研究南宋篇》，東京：創文社，2006。

〔日〕松尾肇子：《詞論の成立と發展——張炎を中心として》，東京：東方書店，2008。

＊〔日〕荒木敏一：《宋代科舉制度研究》，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69。

〔日〕宮崎市定：《科舉》，東京：中央公論社，1963。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Araki Toshikazu, *Song Dai Ke Ju Zhi Du Yan Jiu* (The Study of Song Dynasty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Kyoto: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Historiography, 1969)

[*Ming*] Mo Dan, "Wu Jiang Zhi" (The Wujiang Local Chronicles), in *Zhong Guo Shi Xue Cong Shu*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vol.3, edited by Wu Xiang-Xiang, (Taipei: Student Book Co., 1987)

[*Qing*] Ni Shi-Meng, "Zhen Ze Xian Zhi" (The Zhenze Prefecture Local Chronicles), in *Zhong Guo Di Fang Zhi Ji Cheng- Jiang Su Fu Xian Zhi Ji*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Local Chronicles, Part of Jiangsu), vol.23, (Nanjing: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1991)

[*Song*] Shen Yi-fu, "Yue Fu Zhi Mi" (The Guide of Ci Poetry), in *Ci Hua Cong Bian* (The Collection of notes on Ci poetry), edited by Tang Gui-Zha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5)

[*Song*] Sun Rui, "Sun Geng-Xian Ji" (The Collection Poems of Sun Geng-xian), in [*Qing*] Han Tai-Hua ed., *Yu Yu Tang Cong Shu* (The Yu Yu Tang Collection), vol.1, (Kyoto University: 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Song*] Sun Rui, "Sun Geng-Xian Ji" (The Collection Poems of Sun Geng-xian, handwritten copy of Qing Dynasty), in *Xu Xiu Si Ku Quan Shu* (Supplement to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vol.1320,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5)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Ancient Texts, Peking University, *Quan Song Shi* (The Complete Song Dynasty Poem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1)

[*Qing*] Weng Guang-Ping, "Ping Wang Zhi" (The Ping Wang Local Chronicles), in *Zhong Guo Di Fang Zhi Ji Cheng, Xiang Zhen Zhi Zhuan Ji*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Local Chronicles, Part of Villages and Towns), vol.13, (Nanjing: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1992)

[*Ming*] Xu Shi-Zeng, "Wu Jiang Xian Zhi" (The Wu Jiang Prefecture Local Chronicles), in *Zhong Guo Shi Xue Cong Shu*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vol.3, edited by Wu Xiang-Xiang, (Taipei: Student Book Co., 1987)

Zeng Zao-Zhuang & Liu Lin, *Quan Song Wen* (The Complete Song Dynasty Writings), (Shanghai, Hefe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Anhui Education Press, 2006)